

追问生命的意义

——台湾生命教育发展之经验与启示

◆徐 岚 宋宸仪

摘 要:台湾地区于1997年开始推动生命教育,使其由中等学校的一项专案计划发展成为各级学校教学系统的一部分,并逐渐成为社会终身教育的一环。台湾生命教育兴起的背景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伦理道德滑坡和学校道德教育的缺失。其内涵包括终极关怀领域、伦理思考领域和人格统整领域。大陆生命教育的开展可以学习台湾的经验,明确界定生命教育的范围,借鉴政府、学校、民间团体共同作用的“三角模式”,改变社会对技术性知识的盲目崇拜,从而使生命教育从根本上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

关键词:台湾地区;生命教育;价值教育;道德教育

从美国学者杰·唐纳·士(J. Donald Walters)1968年首次提出生命教育至今,生命教育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并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日益受到重视。如今的青少年在互联网的影响下,看似掌握着无穷资讯,但却总觉得少了一些思考人生的智慧,他们看似充满信心,但却时常遭遇价值选择的迷惘,他们常常难以承载挫折的冲击,也难以拒绝外界不良环境带来的诱惑。生命教育作为强调知情意行统整的全人教育的一部分,就是要激发青少年思考及探索人生,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帮助他们体察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从而热爱生命,并以这种生命关怀影响他人。生命教育对于重建和谐的社会道德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也是道德教育的一环。

一、生命教育缘起及台湾生命教育的背景脉络

生命教育兴起于西方国家,最初旨在传授与死亡相关的一些知识,如护理临终病人、进行悲伤辅导、为举行丧葬仪式的家庭服务等,之后发展为以关怀生命为出发点,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协助个人寻求存在的意义,正确面对死亡,亦被称为“生死

学”。世界上第一所“生命教育中心”是牧师泰德·诺夫夫(Ted Noffs)于1979年在澳大利亚创办的,其宗旨为珍爱生命,防治药物滥用、暴力与艾滋病。其后英美等国都有推动生命教育的组织成立,但都是一些非官方机构而非正规学校。由于教育人们关怀生命是全人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因此,生命教育在后来的发展中很自然地融入到全人教育中,并以价值教育的形式体现出来,通过多样化的途径渗透到学校、家庭和社区教育之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生命教育的范围得以扩大,政府也介入其中成为积极推动者,例如英国和美国都逐渐建立起完善的课程规划,并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师资培育或在职培训。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经济腾飞、社会快速变迁,在教育政策上表现为重视理工实用层面、相对忽视人文理想及社会伦理道德。学校道德教育的缺失让台湾社会付出了沉痛代价,造成诸如伦理价值观念模糊、暴力行为猖獗、家庭功能式微、亲子关系冷漠、人际关系疏离、社会公平正义不彰,乃至政治与经济的乱象等。^[1]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成为自私、贪婪的工作机器,进而造成与自己、别人以及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离。青少年对多元文化和纷乱的价值观念

徐 岚 宋宸仪/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厦门 361005)

无法进行正确判断及抉择,呈现出来的是肤浅、消极的人生观和不健康的行为取向,例如频频曝出的吸毒、伤人事件以及自杀率节节上升。

台湾生命教育的兴起与1997年前后几起重大的校园暴力和自杀事件有关。这些事件引发了学术界和相关教育部门对社会乱象进行深刻反思——在一个物质生活便捷、精神文明衰退及道德伦理紊乱的信息化社会中,教育该如何拯救人类的灵魂,重塑社会伦理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开始关注和提倡生命教育,希望通过生命教育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自我身份认同,追求身心和谐发展与知情行统一的全人教育,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二、台湾生命教育的内涵

台湾生命教育发展在理念及内涵的形成上经历了一个由散乱到统整的过程,这主要是由于参与生命教育的社会团体或宗教团体主观上对何为生命、何为生命教育具有不同的诠释,缺乏系统的西方理论或实例作为参考架构。生命教育与许多学科领域相关,与道德教育、伦理教育、价值教育、通识教育、公民教育、品格教育、情绪教育等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其内涵定义不明确,在不同国家有所区别。

有学者整理了不同时期生命教育内涵的差异,^[2]大致在1998年之前生命教育的内涵主要与自杀防治有关,1999年之后由于受到全人教育和生死教育两大教育理念的影响,生命教育的内涵有所扩大。2003年起,二十余位学者共同推动了台湾“生命教育教学资源建构计划”,逐渐形成对生命教育概念的共识,即“应具全人之周延性,涵盖哲学、伦理、生死、宗教与人格统整等各方面之议题,力求相关议题在学理上的系统性”。^[3]

2006年台湾颁布的《“教育部”普通高中生命教育暂行课程纲要》将生命教育定义为“探究生命中最核心议题,并引领学生迈向知行合一的教育”,^[4]包含三大核心领域与相关科目,分别是“终极关怀领域”,包括“哲学与人生”、“宗教与人生”、“生死关怀”等科;伦理思考领域,包括“伦理思考与抉择”、“性爱与婚姻伦理”、“生命与科技伦理”等科;人格统整领域,包括“人格统整与灵性发展”科目。除了正式课程,还通过非正式课程、潜在课程等形式,强调生命教育的

实际行动,尤以体验活动和服务学习为主。^[5]也有人认为台湾的生命教育内涵延展为五条主要脉络,即宗教教育取向的生命教育,健康教育取向的生命教育,生涯教育取向的生命教育,生活教育取向的生命教育,生死取向的生命教育。^[6]五条脉络融会贯通,协同促进生命教育的发展。

总体来说,经过不断的探索的过程,台湾生命教育的概念及核心领域和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见下表所示)。品格教育是人在实践领域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践行;伦理教育的核心问题则是什么是真善美以及如何追求真善美;生命教育在其最高层次“价值教育和终极关怀领域”思索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哲学的本质问题——人为什么存在。这三个层次由下至上循序渐进、相互紧密联系。

全人生命教育的定义分层

生命元素	教育路径	关注重点
性灵	价值教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寻求自然和宇宙的意义(自然哲学); 寻求人存在的意义(人生哲学); 寻求宗教存在的意义(宗教学); 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生死学)。
社会	伦理教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家庭、朋友、社群之人际关系(人际伦理); 科技发展中的道德问题(科技伦理); 职业操守(职业道德教育); 国民及公民身份认同(国民及公民教育)。
身心	品格教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个人成长与身心健康(性教育、健康教育); 个人良好品质的形成(品德教育、情绪教育、习惯养成); 自我了解、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生涯规划教育)。

相比起台湾,大陆生命教育的理论基础还不够坚实,在内涵界定上尚未达成共识,其目标、内容、方法等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全方位探索。目前相关学术研究较少,只在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中有所涉及。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首先明确定义生命教育,从价值教育、伦理教育、品格教育这三条路径深化对生命教育内涵的理解,避免概念模糊,造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无限扩大其外延的情形,从而导致最终因目标不明确而造成实施效果不彰的结局。

三、台湾生命教育的实施模式

台湾推行生命教育的模式可以用一个三角关系来概括,即政府制订政策、学校推动实施和民间团体从旁推动。政府主要负责制定政策,提供资源和评估督导,推动生命教育师资培育;民间团体负责推广生命教育理念,着重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整合,连接生命教育与终身学习;学校教师和大学学者专家是研发课程与教材的主力,各校通过校本实践积累经

验,改进生命教育实施效果。三方协同作用,有效整合资源,推动行政部门、社区、学校、家庭的协调一致,共同推进生命教育的开展。

1. 政府政策制订

2000年,台湾“教育部”设立“推动生命教育委员会”,这是目前台湾主管生命教育工作的最高行政机构,下设四个工作小组,分别为研究、发展及评估组,课程与教学推广组,师资及人力培训组以及宣传推广组。2001年,当时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曾志朗宣布当年为“生命教育年”,公布实施《“教育部”推动生命教育中程计划》(2001-2004年),编列近两亿元新台币经费用于推动生命教育。该计划共提出六项目标:生命教育与终身学习密切结合,生命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重心,家庭、学校与社会“三合一”,重视生命品质时代的来临,学校提供多元学习、发展学生多元智慧,兼具科学与人文素养。虽然该计划颇具前瞻性与完整性,但由于部长更替频繁,计划编列的预算经费执行率很低,离目标达成还有相当距离。

在当前的“教育部”施政蓝图(2009-2012年)中,强化生命教育的策略共涉及六个方面:补助师资培育大学办理教师生命教育相关进修活动(“教育部”已从2005年起持续补助各师资培育大学办理“生命教育”教师在职进修学分班);加强高级中学宣导生命教育融入各科教师教学;成立高级中学生命教育资源中心,增进生命教育之推广与落实,鼓励大学开设生命教育相关课程、加强宣导活动、购置相关书籍;将生命教育列入“教育部”奖励私立大学院校校务发展计划要点奖助指标;强化教师生命教育与情绪教育之知能。

2. 学校推动实施

在2001年政府介入并成为主导力量之前,台湾的生命教育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各地各校各自为阵的局面,各校推行的大多只是生命教育活动,并无系统完整的生命教育课程,仅有少数天主教中学(如台北市晓明女中)以宗教伦理课为基础编写相关教材并实施生命教育课程,但其师资及课程内容也还有待充实。这一阶段,由于政府没有出台相应政策推动生命教育纳入到正式的中小学课程中,也没有相应的师资培育,生命教育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2001年之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台湾各级学校推动生命教育的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在中小学阶

段,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中含有生命教育的部分能力指标,高中新课程纲要中也纳入了生命教育类的课程,基本上建构起了十二年一贯的生命教育课程内容。十几年来,台湾的中小学校积累了不少实施生命教育课程的经验与成果,如开设特色校本课程、革新教学方法、以公共教学系统媒体展示工作坊自制的生命教育节目、共享网路资讯等。

最为突出的是在大学阶段,如多所大学以全人教育规划通识教育,开设生命教育相关课程,医学院及护理学院也在专业教育中增加伦理学、生死学、心理学等医学人文课程;多所大学开始积极培育中学生命教育师资,如东海大学设置了生命教育学程,高雄师范大学设立了生命教育硕士班,台北教育大学设立了生命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所,台北护理学院设立了生死教育与辅导研究所,南华大学设立了生死学研究所,佛光大学设立了生命学研究中心等。有学者通过对165所公私立大专院校的研究发现,目前大专院校推动生命教育的活动方式主要是生命教育专题演讲、研讨会或工作坊、座谈会、学生生命教育社团活动、生命教育读书会等。同时推动生命教育的人员以辅导员为最多,其次是教师,再次是心理师,还包括志工队、护理人员、心辅义工等;目前已成立生命教育社团或相关社团的学校有105所(占64.42%),鼓励学生参与生命教育“服务学习”活动的学校有81所(占49.69%),相关系所开设生命教育课程的学校有21所(占12.88%),在通识教育中心开设生命教育课程的学校有120所(占73.62%)。^[7]另外,通过在台湾硕博学位论文资讯网上的搜索,发现以“生命教育”为题的硕博学位论文达到400余篇,足见生命教育在台湾的普及程度和影响力。

3. 民间团体推动

民间团体在社会各界积极宣传推动,增加了社会大众对生命教育重要性的肯定,这也是台湾生命教育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有学者呼吁应多和社区或相关民间基金会合作,^[8]还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社区推广策略。^[9]值得一提的是社团法人“台湾生命教育学会”,它由一些热心生命教育的学者共同发起,于2004年成立,致力于生命教育师资培育(拟由台湾大学开设课程学分班)、开展生命教育学术研究工作、开办生命教育网站、规划与出版相关学术论著和教材、通过专案合作方式进行生命教育的社会实

践推广工作。此外,还有一些基金会,如生命教育基金会、得荣社会福利基金会均出版了部分生命教育参考教材。

另外,台湾的一些宗教团体,如佛光山和慈济等,都在生命教育推广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前述南华大学、佛光大学都是星云大师及其佛光山教团创办的,此外,佛光山每年都会举办“生命教育夏令营”及各种家长、校长、教师的研习活动。而慈济团体创办了关怀生命协会和慈济生命教育网,开办生命教育教学教案设计比赛等,与许多学校合作生命教育课程及社会实践活动。灵鹫山佛教教团在其宗教博物馆中设立了生命教育馆,除了展示各种生命教育教材外还设计了适合学生参与的体验活动。这些民间团体积极推动生命教育可谓是台湾生命教育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4.政府、学校、民间团体之“三角模式”对大陆生命教育的启示

大陆地区的生命教育基本上是各地政府各自出台支持政策,教育部没有制定统一的政策,没有将其纳入正式课程纲要,很多地区仍没有开展系统的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在资源共享上远没有形成合力,基本上是学校孤军奋战,各方的社会支持少,也没有至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支持,学校和教师缺乏动力,课程和教材开发困难。生命教育专业师资力量匮乏,目前基本上是由思想教育工作者承担,生命教育涉及的哲学、伦理学等知识素养也是现行师资培育课程中所欠缺的。

我们认为,生命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形成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纵向连贯系统,并横跨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家庭教育。要生命教育发展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核心课题,首先需要政府的主导力量。目前政府应做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鼓励教师进行生命教育课程教材的校本研发;二是培训生命教育的专门师资。生命教育强调“知”、“情”、“行”的统一。开发相关课程和教材(包括在各已有科目中渗透价值教育)、改进教学方法只是从“知”的层面推进生命教育的第一步,并且主要是在学校教育中推进。“情”的层面意指以生命教育触动情感,不仅涉及学校教育中教师的以身作则或课堂外的生命体验活动,也包括整个校园文化氛围的建设。“行”的层面更加全方位、系统化,除了家校合作,还包括社会实践、

社区活动、服务学习等,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因此,壮大社会团体组织的力量,使其成为生命教育的宣传交流及实践活动的平台,也是分权趋势下大陆生命教育发展的可行之道。

四、从生命教育发展到重塑学校伦理道德教育

相对于台湾,大陆地区的生命教育起步较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比较多。在实施途径、师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技术性层面,我们较容易通过借鉴经验的方式取得快速进展。但是,还有一个无法在实践领域直接复制的经验,也是生命教育推行中最困难的部分,即重塑学校伦理道德教育。

重塑学校伦理道德教育,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教育是为了传播知识,但知识究竟是什么?从实质理性的角度来说,知识是为了丰富个体生命并促使个人融入社会,它不能排除主观体验和个人情感,生命教育所传播的正是这样的知识。然而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说,市场经济崇尚的知识是可以转化成生产力的技术性知识,是追求物质利益的手段,生命也成为赚钱的机器。我们把这种新型经济称之为“知识经济”,认为只有这样的客观性知识才配称为“科学知识”。然而吊诡的是,“技术性知识没有让我们对社会有更适切的投入和参与,反而让我们可以合理地 and 巧妙地免除承担”。^[10]

近些年来风靡大众的“成功学”认为成功是一门科学,不同的人有相同的成功规律,只要找到这种规律就可以复制别人的成功轨迹。然而,他人的生命是可以复制的吗?“成功”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适价值观,其背后的原因是急功近利的心态和从众的社会心理。在功利主义浪潮下,人们看待一个人生命价值的时候容易简单地将其分类为“成功”或“不成功”,而衡量成功标准似乎也只有单一的“社经地位”。事实上,我们在学科分类体系中无法找到“成功学”的位置,它可能和心理学、管理学相关,但却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很多时候,它甚至被歪曲成“为了成功不择手段”的人生信条。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与其用“成功学”给人们戴上“成功”的枷锁,使他们患上“成功焦虑症”,倒不如用生命教育来平衡内心的欲望,教他们追求人生的真善美。生命教育的功用,不是工具理性主导的知识实用性,而是对真善美等价值理性的回归;体现的不再是权力对人的

控制,恰恰相反,是要挑战传统之“技术性知识”的统治地位和“制度化权力”之合法性,通过批判性反思建立起带有情感和价值观的参与性知识,体现的是人性的关怀。

然而,“技术性知识”和“制度化权力”不可能主动让位。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社会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一个以考试为指挥棒、智育当道的社会,台湾推行生命教育的这15年,生命教育不可谓不在边缘挣扎,课程地位比较薄弱,教师以智育为先的理念还没有完全转变。好在台湾的相关学者、民间团体一直对生命教育的功用有相当高的认识,不断敦促政府将生命教育纳入教改的关键环节,从非正式课程发展到正式课程,从学校教育扩充到全民教育,虽

然路程坎坷,但总体来说还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大陆生命教育的推行,也需要有多方的主动诉求和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配合。更重要的是,教育者乃至全社会都应认识到缺乏基本价值观的知识是危险的,必须使教师从只负责智育的误区中走出来。只有对“有用知识”和“成功人生”的评价标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命教育才能真正摆脱边缘化的地位,教育也才能够在过度物化的世界中拯救人类的灵魂,重塑社会伦理秩序。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海峡两岸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比较研究”(2010B07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陈霞)

注释

①参与性知识是批判理论知识范式下对通过行动研究付诸实践的知识的一种称谓,带有明确的价值观导向。批判理论与行动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第三条路径,它能够兼顾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冲突,通过赋权与解放的行动,把知识转化为改善生存现状的实践。已有实践证明,行动研究是实施知行合一生命教育之有效途径,因为生命关怀不仅是理论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林继伟,潘正德,王裕仁.生命教育对后现代台湾社会问题的回应[A].发表于2002年“全国”生命教育理论与实务研讨会论文集[C].台湾:育达商业技术学院,2002.
- [2]陈立言.生命教育在台湾之发展概况[J].哲学与文化,2004,31(9):21-46.
- [3]孙效智.生命教育之推动困境与内涵建构策略[J].教育资料集刊,2002,27:283-301.
- [4]“教育部”.普通高级中学生命教育暂行课程纲要[R].台湾“教育部”,2006.
- [5]孙效智.当前台湾社会的重大生命课题与愿景[J].哲学与文化,2004,(9):3-18.
- [6]钮则诚.生命教育的哲学反思[J].哲学与文化,2004,(9):47-57.
- [7]张新仁,张淑美,魏慧美,丘爱玲.大专校院推动生命教育现况及特色之调查研究[J].高雄师大学报,2006,(21):1-24.
- [8]张淑美.生命教育研究论述与实践——生死教育取向[M].高雄:复文,2006.
- [9]黄雅文,姜逸群.“教育部”委托生命教育研究专案报告“生命教育核心概念、系统架构及发展策略之研究”[R].台北:台北师范学院,2005.
- [10]龚立人.从边陲的视域做生命教育[A].发表于“两岸四地生命教育论坛——后现代及全球化下的生命教育”[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11.

Looking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Development of Life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Its Implications

Xu Lan & Song Chenyi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Taiwan government started to promote life education from 1997. It evolved from a project implemented in secondary schools into an integrated part of educational system in all levels and then a significant part of lifelong education. The backgrounds of life education in Taiwan included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al bankruptcy,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s. Life education in Taiwan includes ultimate concerns, ethical thinking and integrated personality. Learning from Taiwan's experiences and in order to prevent life education from marginaliza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an explicit definition of life education; use the “triangle model” which coordinate the government, schools and NGOs; and change the blind adoration of “technical/instrumental knowledge”.

Keywords: taiwan; life education; value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